

文章编号 :1002-3712(2006)01-0086-06

《陆判》戏评(续)

李希今

(山东省艺术研究所,山东 济南 250100)

中图分类号 :I207.419 文献标识码 :A

[续 2005 年第 3 期]

《人鬼鉴》(京剧)编剧:赵孟祥

由宁夏京剧团于 1983 年演出的《人鬼鉴》,全剧共分九场,分别是:春游打赌、背判遇卜、改文赠香、换正赶考、落第救娥、李代桃僵、惊艳显形、观画定计、各得其所。

剧情是:陵阳书生朱尔旦与友春游打赌,背负十王殿判官,巧遇落魄书生卜实仁,慷慨好客的朱尔旦交了人、鬼两个朋友。朱尔旦为卜治病、帮助其赶考,变卖家财,倾其所有。陆判教朱尔旦作文,并代为换上慧心。卜实仁知其情,考前灌醉朱尔旦,使之未进考场。朱尔旦在返家途中,为御史小姐吴美娥解危,自己却挨了恶棍杨大年一顿责打。杨大年贼心不死,当夜潜入美娥闺房,欲辱美娥,遭拒,扬刀杀美娥。陆判念与朱尔旦相交甚厚,主动为贤德貌丑的朱妻换上美娥头。卜实仁高中后重返陵阳,见朱妻貌美,顿生邪念,定计陷害朱尔旦。公堂上,陆判捉来杀人凶犯杨大年,卜实仁的阴谋败露。随之,陆判将美丑善恶逐一辨明。

看这个新编聊斋戏,与读上述几个传统戏有着迥然不同的感觉。尽管它们全是根据同一篇《陆判》改编的戏,但是明显有着泾与渭、良与莠之分。至于《人鬼鉴》高在何处,突出一点的是编剧在精心设置的人物关系中,着力于人物思想性格的塑造。

收稿日期:2005-06-18

作者简介:李希今(1971-),男,云南昆明人,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。

万方数据

该剧在设置的人物关系上,不再如原作中陆判与朱尔旦的单纯友情关系;而是把朱尔旦置于既与陆判,又与新添加的一个新人物——卜实仁的友情关系中,从而使朱尔旦立于鬼朋友陆判、人朋友卜实仁的关系之间的发展变化中,使三者的思想性格都得以充分展示。而该剧的喜剧结局,正是三者依着各自性格逻辑以及交织一起的行动决定了的。

在正直真诚的陆判与豪放诚挚的朱尔旦的交往中,先是陆应邀来到朱家,提出“愿与朱公子交个朋友”。在易盍交酬之间,陆为朱批文改篇,令朱心悦诚服。一声“恩师”称谓,对朱来讲是发自内心的敬佩,对陆来讲,他要终生鼎助。这之后,陆有了一系列行动:为朱换慧心,为朱排除名落孙山的烦恼,为朱妻调换妍头,即使为“易头”左迁降职,也心甘情愿;在别离时,伤感之余,仍不忘叮嘱挚友:“别知音声咽暗泪落难禁,赠数语劝挚友以表寸心。(‘摇板’)尘世间人似海鱼龙杂混,君豪爽广交友要辨伪真……”为解救无辜遭诬陷即将被斩首的朱尔旦,陆判不但捉拿人证,及时赶到公堂,揭露真相,痛斥手握生死大权,欲致朱于死地的卜实仁,促成痛失娇女的吴御史认下朱妻为义女。

这里,尤其要讲的是朱尔旦与剧中新增添的人物——卜实仁,在相遇后,由朋友变到仇人的关系发展变化。二人相遇,是在被盗、染病在身的卜实仁为避春寒栖身于十王庙中,巧遇上背陆判回庙的朱尔旦的。朱尔旦对这个落难书生卜实仁,起先是主动邀请卜到自己并不富裕的家中调养身体。卜实仁紧忙拜谢,口称“恩兄”,进而为使经朱妻精心调养身体康复的卜实仁去赶考,朱尔旦将其妻变卖了陪嫁的衣服、细软凑上的一份盘缠都给了卜。众目睽睽之下,卜实仁顿生一计,“恩兄啊!(唱)陵阳山脚遇贼盗,恩兄救我在荒郊。帮弟治病挥金如芥草,为朋友可称得两肋插刀。生死之恩我无以为报,岂忍见兄之仕途付东流。撩衣堂前忙跪倒。谢朱兄,辞众友,自谋生命路一条!(欲走)卜实仁这以退为进的一招真灵,果然朱尔旦对他大吼:“回来!(唱西皮快板’)仕途功名虽重要,怎比朋友情意高。贤弟你安心攻读去赶考。再提此事你我割席绝交。”清楚朱尔旦为人的卜实仁不但达到了不误他赶考的目的,而且,在众人面前他又不失一个正人君子的面子。然而,当众友给朱资助上一份盘缠后,已了解朱被换了慧心的卜,为避免这个竞争对手高于他,在考前灌醉了朱尔旦,致朱名落孙山,而朱对此根本不疑卜,只怪自己贪杯;再后,卜实仁金榜题了名,出于避免众人会讲他知恩不报,特来朱家探望致谢。然而,已有了权势的卜实仁当他突然看到友妻由媼变妍时,禁不住欲火上升,全不顾他欲猎获的对象既是友妻又是恩嫂,竟迫不及待上前调戏。无耻目的没达到,他又以友人没瞒他丑妻变佳人的底细,恐吓友人朱尔旦,威逼友人兼恩人的朱尔旦让妻。

遭对方当即痛斥后,卜一面利用吴御史要女儿心切,挑拨吴认定朱是夺其爱女之人,还为吴支招:“要捉朱尔旦,躲过陆判官,只要‘阴阳宝香’到手,他俩友情必断!”一面他又以自己编造的“妖法拐女”的罪名,加害于朱尔旦。他是非要致朱尔旦于死地,以达到他夺友妻的罪恶目的。至此,善良真诚的朱尔旦算是真正辨清了这个“披人皮”的“罩衣狼”的丑恶面目。当然,二者关系也随之由友人关系变成了仇人关系。

难得的是,这个戏在设置、揭示人物之间的关系发展变化中,让剧中的两组人物:朱与陆及朱与卜,构成的情节并不是孤立直线、简单进行的,而是让两组截然不同的关系在相互交织中发展变化的。从而使人感到在这并非简单的对比,而是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发展变化中,获得较真实的情趣。比如:对朱从开始就以陆为友,卜背着陆对朱讲“交鬼友定带来意外祸灾”,见陆对朱向其请教的文章,认真地“圈点线又通篇改”时,卜似乎忘了他才对朱向他求教时,他对朱讲的那句“妙文奇想比我高一筹”的奉承话。而是认为陆对朱的此举,简直是“对牛弹琴”。该剧的这种相互交织的人物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设置也就凸现所长。不仅使观众感到该戏腾挪跌宕,大有“戏”可看,又使观众可对“友情”有了比原作更深一层的理解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为突出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,该剧在保留原作中的“绿面赤须,貌尤狰狞”、而德才出众、卓有远见的陆判,并由净行扮演外,还在保留原作中那个慷慨豪爽、愚钝品端的朱尔旦的同时,将原来并非貌丑的朱尔旦改成了其貌不扬,体态猥琐,并由丑行扮演;特别是卜实仁,这个容貌俊美而内心龌龊,文质彬彬而品格恶劣,由生扮演的人物的增设。这样一来不但剧中的人物在反衬中,互相辉映,相得益彰,使各自思想性格更显鲜明,致使主题得以深化;而且,该剧也平添了哲理的成分,使其上了一个层次。

当然,该剧也有不足之处。比如:陆判对朱尔旦那一大段交友原则的肺腑之言,有直白之感。还比如,在最后一场,即第九场戏中的一些情节,就有让观众产生疑问的地方。朱尔旦携夫人应卜之邀去卜处赴寿宴,朱是否对卜有提防之心?若无,在第七场戏中,卜乘朱去邀众友来朱家庆贺卜高中外出,欲对朱妻行不轨之事时,遭到朱妻痛斥的卜不得不狼狈逃离朱家,恰好又与邀友归来的朱相遇,朱不解的问卜:“宾客已然请齐,你为何仓促而走?”对此,如果说卜的答问:“我尚有公务在身,此事以后再说吧!”还勉强说得过去,那么朱妻的答(看“香”、扭头):“你呀!你交的好朋友!”就不能不令朱生疑。况且,作为一对恩爱夫妻,此时的妻怎会不对夫道明原因?反之,若朱去赴寿宴时,朱对卜有了提防,为何当卜命差役拿下朱,朱对卜欲毁那可向陆判呼叫的宝香时,朱

“震惊、扑抢”？看来朱妻事先并没对夫讲明，她是准备了真假两“香”，而卜欲毁、朱要夺的却是假“香”。这样的处理，在观众可获得惊奇一时的愉悦，又怎能不让人随之产生疑问？当然，这只是读这个油印的剧本的感觉。至于后来本子是否进行了修改？导演在二度创作时，是否做了弥补，均一无所知。所以，很可能这是个主观武断的意见。

《换心记》（京剧）编剧：谭奇文

发表于1987年的《换心记》，全剧共有八场戏。写的是：在十王殿掌管人心库的陆判，为使孙儿朱尔旦有所作为，将孙儿的实心换上了七窍玲珑心，换了心的朱尔旦非但不以已经坐上了县太爷宝座为满足，反而一心想在仕途路上“借天梯步青云”。为了与吏部天官的公子攀姻亲，朱尔旦竟求祖公陆判将其妹与同窗好友李秀才之妻“换头”。由此引发了李讼朱的一场官司。为逃避“换头”之罪责，朱尔旦再次向祖公陆判讨教换心术。此后，朱尔旦用他从陆判那抓来的一串心，先后为知府吴通、张巡按换心，直至要为王殿阎罗包拯换鬼心，被包拯识破。阴谋败露后的朱尔旦，此时却将一切罪责全部推给了他的祖公陆判。陆判眼见自己孙儿“乱换心”造成的一系列恶果：气疯杏花、逼死李秀才、还要为包拯换心，终于幡然悔悟。戏以包拯命包兴到人间去复还本心告终。

《换心记》与上述四个《陆判》传统剧目最大的不同，《换心记》是以“换心”作为剧本的中心事件，而且将此事件以及由“换心”引起的“换头”事件，都仅作为剧情发展的推动力。该剧精心设置的是剧中的人物关系。将“换心”、“换头”两个事件在原作中发生在朱尔旦夫妻身上，改成了发生在朱尔旦兄妹身上，变陆判与朱尔旦的友情关系为陆判与朱尔旦的祖孙关系。在和谐、不正常的人物关系发展，以致产生尖锐矛盾冲突的危机中，着力于表现剧中不同人物的不同动机，带来的各个人物不同的行动和动作，从而成功地完成了人物的性格塑造。下面着重谈谈朱尔旦与陆判这两个人物。

剧中的朱尔旦原本是个安于当地保、只想靠自己力气度日的一个实心眼的人，自从祖父陆判为他换上了七窍玲珑心，他便有了以下的行动和动作：报复李班头；以两副面孔既骗得了李秀才对他的信任，又讨好了有权势的吏部天官之子胡公子；为高攀吏部天官这门姻亲，竟求祖公陆判将丑陋的妹妹的头，调换上胡公子垂涎的李秀才之妻的头；为了向上爬，朱尔旦对祖公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，去讨得换心术；将一串心抓到手中的朱尔旦为摆脱他作孽面临的险境，他不光为本来清廉的知府吴通换上“贪心”，使其成为全不顾案情只认元宝的贪赃枉法的贪官，毁了多年为官清廉的名声；另一个被换上“冷

心”的张巡按,也由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老臣,变成了一个不分是非、心冷无情的木头菩萨,直至朱尔旦铤而走险,欲给患上心痛病的包拯换上“鬼心”的阴谋败露。其实这个多次乱换人心、罪恶的制造者,当初也是被换心者。追本溯源,源头是那个掌管人心库的陆判官。

剧中的十王殿掌管人心库的陆判官,原本是个“人世为官称廉洁”、含冤被斩的清官。当他眼见实心眼的孙儿朱尔旦受人欺,不忍让孙儿再“做牛做马度光阴”。于是,甘冒自己“要下油锅”的惩处,“徇私换心底子孙”。其后果却是与他所愿相违。由他亲自换上玲珑心的孙儿朱尔旦,倒是坐上了县太爷的宝座,但是,自此朱尔旦一心想的就是向上爬。如果说,朱尔旦要祖公陆判为其妹“换头”时,陆判开始意识到自己陷入被动,那么,当朱尔旦又来向他讨教换心术时,陆判已明白了“原想换心为子孙,谁知是惹火烧身。”就这样陆判一步步走向深渊,直到不能自拔。当最后连他也遭到了“阴底子孙乱换心”的报应时,陆判追悔莫及。该剧中的陆判,再不是原作中完全出于友情,才给作文不佳的朱尔旦“换心”,而是利用自己掌管人心库的权力,出于“心底子孙”的自私目的为孙儿朱尔旦“换心”。“阴底子孙乱换心,乱换心招来人世纷”的恶果,尽管是他始料不及的,但是造成“人世纷”的根源却是在他身上。至于朱尔旦最后将一切罪责全推给了陆判,反戈一击,固然有朱尔旦这个罪孽深重的卑鄙小人的阴险用心,但是陆判也是咎由自取。

这里,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同是“换心”,由于“换心”者与被“换心”者的关系不同,“换心”的动机不同,尤其是被换成什么样的心,能否被换成心,这均取决于性格。包拯所以没能使朱尔旦的“换心”诡计得逞,关键是包拯的性格决定的。因为决定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行动,事件、人物关系都不过是“外因”,“内因”却是他自身的性格。换言之,一个人的行动总是要受其性格的制约。表明这一点,正是《换心记》改编者的高明之处。由此一来,不同的作品体现的题旨不仅是深浅不同,甚至还会大相径庭。《换心记》体现的一切罪恶源于贪的主题是很有说服力的。

另外,剧中除了主要人物陆判、朱尔旦,还有次要人物吴知府、张巡按、包拯,以及朱尔旦的妹妹、胡公子、参政的知府夫人等,让人都有一种相识感。这正是剧作者将他从现实生活中感受的、熟悉的千姿百态的思想性格提炼之后注入到剧中人物,使其具有浓郁的现实感所带来的效果。这个令人发笑、也令人愤懑、还令人深思的戏,比起原作不仅人物丰厚,而且主题深邃。当然,作为一出聊斋戏,也许有人不认可,也许有人认为太过直白,不过,这也无须求全责备。它毕竟为改编聊斋戏的后来者,提供一种改编思路,也为研究聊斋戏者提

供一个例证 ,它的问世远远超出一个戏本身的价值。

蒲松龄原作《陆判》中的中心事件有两个 :在先的一个是陆判为朱尔旦“换心” ,在后的一个是陆判为朱妻易头”。在综观根据同一篇《陆判》改编的4个传统戏曲剧目以及两个新改编的戏曲剧目后 ,会发现改编者的艺术构思的起点是不一样的。有的好象是从“易头”上获得灵感 ,比如河北梆子《陆判》等几个剧种的传统戏 ;有的似乎是从“换心”上得到启示 ,比如《换心记》。这样讲的原因 ,不仅是由各个剧本在处理这两个事件的侧重点不同 ,更重要的是从改编者在处理两个事件时 ,由事件引发的后果设置上。然而 ,无论他们的艺术构思源于哪个事件 ,不同的改编者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 :剧中在处理两个事件上 ,究竟确立哪个事件为中心事件 ,或是说究竟侧重写哪个事件写出一出戏 ,更能体现改编者的创作意图 ,这直接关系到剧本的主题思想的体现。当然 ,这绝不是说 ,一出戏只能是始终无二事 ,贯串只一人 (李渔《闲情偶寄》)。以上是针对六个《陆判》戏的改编者对事件不同的艺术处理进行的分析。这里有一点须强调 ,无论改编者把哪个事件作为中心事件 ,都必须对事件本身进行必要的加工改造 ,使其成为剧作家塑造人物性格、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推动力 ,而不是剧本的中心内容。否则 ,本末倒置的结果 ,必然带来不同的效果 ,甚至呈良莠之分。这由四个《陆判》传统戏 (称神主宰的刑侦剧也不为过)的失败 ,以及新编的《人鬼鉴》、《换心记》两个《陆判》戏的成功可见。总而言之 ,剖析根据同一篇文章改编的戏曲剧目 ,比较得失 ,寻找不同剧目艺术构思的起点 ,还是一项有趣也有意义的课题。

(责任编辑 李汉举)